

用明太立書室  
本校原本九行  
二十字

鹽鐵論卷之一

漢汝南桓寬纂

明東吳沈延銓校

本議第一

惟始元六年有詔書使丞相御史與所舉賢良文學語問民間所疾苦

文學對曰竊聞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廣道德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毋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而風俗可移也今尹凶有鹽鐵酒榷均輸與民爭利散故厚之樸成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趨末者衆夫

文繁則質衰末盛則本虧末修則民淫本修則民慤  
民慤則財用足民侈則饑寒生願罷鹽鐵酒榷均輸  
所以進本退末廣利農業便也

大夫曰匈奴背叛不臣數爲暴於邊鄙備之則勞  
中國之士不備則侵盜不止先帝哀邊人之久患  
苦爲虜所係獲也故修障塞飭烽燧屯戍以備之  
邊用度不足故興鹽鐵設酒榷置均輸蕃貨長財  
以佐助邊費今議者欲罷之內空府庫之藏外乏  
執備之用使備塞乘城之士饑寒於邊將何以贍  
之罷之不便也

文學曰孔子曰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  
貧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  
不言得喪畜仁義以風之廣德行以懷之是以近者  
親附而遠者說服故善克者不戰善戰者不師善師  
者不陳修之於廟堂而折衝還師王者行仁政無敵  
於天下惡用費哉

大夫曰匈奴桀黠擅恣入塞犯厲中國殺伐郡縣  
朔方都尉甚悖不軌宜誅討之日久矣陛下垂大

惠哀元元之未贍不忍暴士大夫於原野縱然被  
堅執銳有北面復匈奴之志又欲罷鹽鐵均輸憂  
邊用損武略無憂邊之心於其義未便也

文學曰古者貴以德而賤用兵孔子曰遠人不服則  
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廢道德而任兵革  
興師而伐之屯戍而備之暴兵露師以支久長轉輸  
糧食無已使邊境之士饑寒於外百姓勞苦於內立  
鹽鐵始張利官以給之非長策也故以罷之爲便也  
大夫曰古之立國家者開本末之途通有無之用

市朝以一其求致士民聚萬貨農商工師各得所  
欲交易而退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故工不出則  
農用乖商不出則寶貨絕農不出則穀不殖寶貨  
絕則財用匱故鹽鐵均輸所以通委財而調緩急  
罷之不便也

文學曰夫道民以德則民歸厚示民以利則民俗薄  
俗薄則背義而趨利趨利則百姓交於道而接於市  
老子曰貧國若有餘非多財也嗜欲衆而民躁也是  
以王者崇本退末以禮義防民欲實菽粟貨財市商

不通無用之物工不作無用之器故商所以通鬱滯  
工所以備器械非治國之本務也

大夫曰管子云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  
器械不備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商工  
不備也隴蜀之丹漆旄羽荆陽之皮革骨象江南  
之柶梓竹箭燕齊之魚鹽旃裘兗豫之漆絲絺紵  
養生送死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聖人作  
爲舟楫以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陵陸致遠窮深  
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是以先帝建鐵官以贍農  
用開均輸以足民財鹽鐵均輸萬民所戴仰而取  
給者罷之不便也

文學曰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工商盛而  
本業荒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不務民用  
而淫巧衆也故川原不能實滿卮山海不能贍溪壑  
是以盤庚萃居舜藏黃金高帝禁商賈不得仕宦所  
以遏貪鄙之俗而醇至誠之風也排困市井防塞利  
門而民猶爲非也況上之爲利乎傳曰諸侯好利則  
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是開利孔爲

民罪梯者也

大夫曰往者郡國諸侯各以其物貢輸往來煩雜物多苦惡或不償其費故郡置輸官以相給運而便遠方之貢故曰均輸開委府于京以籠貨物賤卽買貴卽賣是以縣官不失實商賈無所牟利故曰平準平準則民不失職均輸則民齊勞逸故平準均輸所以平萬物而便百姓非開利孔爲民罪梯者也

文學曰古者之賦稅於民也因其所工不求所拙農人納其獲女紅効其功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間者郡國或令民作布絮吏畱難與之爲市吏之所入非獨齊陶之縑蜀漢之布也亦民間之所爲耳而行姦賣乎農民重苦女紅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猥發闔門擅市則萬物竝收萬物竝收則物騰躍騰躍則商賈侷利自市侷利自市則吏容姦豪而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姦吏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蓋古之均輸所以齊勞逸而便貢輸非以爲利而賈萬物也

力耕第二

大夫曰王者塞天財禁關市執準守時以輕重御民豐年歲登則儲積以備乏絕凶年惡歲則行幣物流有餘而調不足也魯禹水湯旱百姓匱乏或相假以接衣食禹以歷山之金湯以嚴山之銅鑄幣以贈其民而天下稱仁往者財用不足戰士或不得祿而山東被災齊趙大饑賴均輸之蓄倉廩之積戰士以奉饑民以賑故均輸之物府庫之財非所以賈萬民而專奉兵師之用亦所以賑困乏

而備水旱之災也

文學曰古者十一而稅澤梁以時入而無禁黎民咸被南畝而不失其務故三年耕而餘一年之蓄九年耕有三年之蓄此禹湯所以備水旱而安百姓也草萊不闢田疇不治雖擅山海之財通百味之利猶不能贍也是以古者尚力務本而種樹繁躬耕趨時而衣食足雖累凶年而人不病也故衣食者民之本稼穡者民之務也二者修則國富而民安也詩云百室盈止婦子寧止也

大夫曰賢聖治家非一室富國非一道管仲以  
權譎伯齊而范氏以強大使治家養生必於農則  
舜不甄陶而伊尹不爲庖故善爲國者天下之下  
我高天下之輕我重以末易其本以虛蕩其實今  
山澤之財均輸之藏所以御輕重而役諸侯也汝  
漢之金纖微之貢所以誘外國而釣羗胡之寶也  
夫中國一端之縵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損敵國之  
用是以羸驢駝駝銜尾入塞驂駃騠馬盡爲我畜  
驪騮狐貉采旃文罽充於內府而璧玉珊瑚璠璃  
咸爲國之寶是則外國之物內流而利不外泄也  
異物內流則國用饒利不外泄則民用給矣詩曰  
百室盈止婦子寧止

文學曰古者商通物而不豫工致牢而不僞故君子  
耕稼佃漁其實一也商則長詐工則致飾偽罵內懷闕闕  
而心不忤是以薄夫欺而故夫薄昔桀女樂克官室  
文繡衣裳故伊尹高逝遊毫而女樂終廢其國今羸  
驢之用不中牛馬之功驪騮旃罽不益錦綈之寶美  
玉珊瑚出于昆山珠璣犀象出於桂林此距漢萬有

餘里計耕桑之功資財之費是一物而售百倍其價一也一挹而中萬鍾之粟也夫上好珍怪則淫服下流貴遠方之物則貨財外克是以王者不珍無用以節其民不愛奇貨以富其國故理民之道在於節用尚本分土井田而已

大夫曰自京師東西南北歷山川經郡國諸殷富大都無非街衢五通商賈之所臻萬物之所殖者故聖人因天時知者因地財上士取諸人中士勞其形長沮桀溺無百金之積蹠躄之徒無倚頓之

富宛周齊魯商徧天下故乃賈之富或累萬金迫利乘羨之所致也富國何必用本農足民何必井田也

文學曰洪水滔天而有禹之績河水泛溢而有宣房之功商紂暴虐而有孟津之謀天下煩擾而有乘羨之富夫上古至治民樸而貴本安愉而寡求當此之時道路罕行市朝生草故耕不強者無以充虛織不強者無以掩形雖以湊會之要陶室之術無所施其巧自古及今不施而得報不勞而有功者未之有也



通有第三

大夫曰燕之涿薊趙之邯鄲魏之溫軹韓之滎陽齊之臨淄楚之宛丘鄭之陽翟二周之三川富冠海內皆爲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居五諸侯之衢跨街衢之路也故物豐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富在術數不在勞身利在勢居不在力耕也

文學曰荆揚南有桂林之饒內有江湖之利左陵陽之金右蜀漢之材伐木而樹穀燔萊而播粟火耕而

此舊作

水耨地廣而饒材然後些窳偷生好衣甘食雖白屋草廬歌謳鼓琴日給月殫朝歌暮戚趙中山帶大河纂四通神衢當天下一之蹊商賈錯於路諸侯交於道然民淫好末侈靡而不務本田疇不修男女矜飾家無斗筲鳴琴在室是以楚趙之民均貧而寡富宋衛韓梁好本稼穡編戶齊民無不家衍人給故利在自惜不在勢居街衢富在儉力趨時不在歲司羽鳩也大夫曰五行東方木而丹章有金銅之山南方火而交趾有大海之川西方金而蜀隴有名材之林

北方水而幽都有積沙之地此天地所以均有無而通萬物也今吳越之竹隋唐之材不可勝用而曹衛梁宋采棺轉尸江湖之魚萊黃之駘不可勝食而鄒魯周韓藜藿蔬食天下之利無不贍而山海之貨無不富也然百姓匱乏財用不足多寡不調而天下財不散也

文學曰古者采椽不斲茅屋不翦衣布褐飯土硯鑄金爲鉏埴埴爲器工不造竒巧世不寶不可衣食之物各安其居樂其俗甘其食便其器是以遠方之物不交而昆山之玉不至今世俗壞而競於淫靡女極纖微工極技巧雕素樸而尚珍怪鑽山石而求金銀沒深淵求珠璣設機陷求犀象張網羅求翡翠求蠻貊之物以眩中國徙邛笮之貨致之東海交萬里之財曠日費功無益於用是以褐衣匹婦勞罷力屈而衣食不足也故王者禁溢利節漏費溢利禁則反本漏費節則民用給是以生無乏資歿無轉尸也

大夫曰古者宮室有度輿服以庸采椽茅茨非先王之制也君子節奢刺儉儉則固昔季文子相魯

妻不衣帛馬不秣粟孔子曰不可太儉極下此蟋蟀所爲作也管子曰不飾宮室則材木不可勝用不克庖厨則禽獸不損其壽無味利則本業所出無黼黻則女紅不施故工商梓匠邦國之用器械之備也自古有之非獨於此弦高飯牛於周五殺貨車入秦公輸子以規矩歐冶以鎔鑄語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農商交易以利本末山居澤處蓬蒿境埶財物流通有以均之是以多者不獨衍少者不獨饑若各居其處食其食則是橘柚不鬻胸鹵之鹽不出旃罽不市而吳唐之材不用也

文學曰孟子云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蠶麻以時布帛不可勝衣斧斤以時入材木不可勝用佃漁以時魚肉不可勝食若則飾宮室增臺榭梓匠斲巨爲小以圓爲方上成雲氣下成山林則材木不足用也男子去本爲末雖雕文刻鏤以象禽獸窮物究變則穀不足食也婦女飾微治細以成文章極技盡巧則緣布不足衣也庖宰烹殺胎卵煎炙齊和窮極五味則魚肉不足食也當今世非患禽獸不損材木不勝患

僭侈之無窮也非患無旃罽橘柚患無狹廬糟糠也

錯幣第四

大夫曰交幣通施民事不及物有所并也計本量委民有饑者穀有所藏也知者有百人之功愚者不更本之事人君不調民有相妨之富也此其所以或儲百年之餘或不厭糟糠也民大富則不可以祿使也大強則不可以威罰也非散聚均利者不齊故人主積其食守其用調其不足禁溢羨厄利塗然後百姓可家給人足也

文學曰古者貴德而賤利重義而輕財三王之時迭盛迭衰衰則扶之傾則定之是以夏忠殷敬周文庠序之教恭讓之禮粲然可得而觀也及其後禮義弛崩風俗滅息故自食祿之君子違於義而競於財大小相吞激轉相傾此所以或儲百年之餘或無以充虛蔽形也古之仕者不穡田者不漁抱關擊柝皆有常秩不得兼利盡物如此則愚知同功不相傾也詩云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言不盡物也

大夫曰湯文繼衰漢興乘弊一質一文非苟易常

也俗弊家法非務變古也亦所以救失扶衰也故教與俗改弊與世易夏后以玄貝周人以紫石後世或金錢刀布物極而衰終始之運也故山澤無征則君臣同利刀幣無禁則姦貞竝行夫臣富相侈下專利則相傾也

文學曰古者市朝而無刀幣各以其所有易無抱布貿絲而已後世卽有龜貝金錢刀布之幣交施之也幣數變而民滋僞夫救僞以質防失以禮湯文繼衰革法易化而殷周道興漢初乘弊而不改易畜利變幣欲以反本是猶以煎止燔以火止沸也上好禮則民闇飾上好貨則下死利也

大夫曰文帝之時縱民得鑄錢冶鐵煮鹽吳王擅鄣海澤鄧通專西山山東奸猾咸聚吳國秦雍漢蜀因鄧氏吳鄧錢布天下故有鑄錢之禁禁禦之法立而奸僞息奸僞息則民不期於妄得而各務其職不反本何爲故統一則民不二也幣由上則下不疑也

文學曰往古幣衆財通而民樂其後稍去舊幣更行

白金龜龍民多巧新幣幣數易而民益疑於是廢天下諸錢而專命水衝二官作吏近侵利或不中式故有薄厚輕重農人不習物類比之信故疑新不知姦真商賈以美質惡以半易倍買則失實賣則失理其疑惑滋益甚夫鑄僞金錢以有法而錢之善惡無增損於政擇錢則物稽滯而用人尤被其苦春秋曰算不及蠻夷則不行故王者外不障海澤以便民用內不禁刀幣以通民施

禁耕第五

大夫曰家人有寶器尚函匣而藏之況人主之山海乎夫權利之處必在深山窮澤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異時鹽鐵未籠布衣有胸邴人君有吳王皆鹽鐵初議也吳王專山澤之饒薄賦其民賑贍窮小以成私威私威積而逆節之心作夫不蚤絕其源而憂其末若決呂梁沛然其所傷必多矣太公曰一家害百家百家害諸侯諸侯害天下王法禁之令放民於權利罷鹽鐵以資暴強遂其貪心衆邪羣聚私門成黨則強禦日以不制而并兼

之徒姦形成也

文學曰民人藏於家諸侯藏於國天子藏於海內故民人以垣墻爲藏閉天子以四海爲匣匱天子適諸侯升自阼階諸侯納管鍵執策而聽命示莫爲主也是以王者不畜聚下藏於民遠浮利務民之義義禮立則民化上若是雖湯武生存於世無所容其慮工商之事歐治之任何姦之能成三桓專魯六卿分晉不以鹽鐵故權利淡者不在山海在朝廷一家害百家在蕭牆而不在胸臆也

大夫曰山海有禁而民不傾貴賤有平而民不疑縣官設衡立準人從所欲雖使五尺童子適市莫之能欺今罷去之則豪民擅其用而專其利決市間巷高下在口吻貴賤無常端坐而民豪是以養強抑弱而藏於蹠也強養弱抑則齊民消若衆穢之盛而害五穀一家害百家不在胸臆如何也

文學曰山海者財用之寶也鐵器者農夫之死生也死生用則仇讐滅仇讐滅則田野闢田野闢則五穀熟而寶路開寶路開則百姓瞻而民用給民用給則

國富國富而教之以禮則行道有讓而工商不相豫  
人懷啟樸以自相接而莫相利夫秦楚燕齊土力不  
同剛柔異勢巨小之用居局之宜黨殊俗易各有所  
便縣官籠而一之則鐵器失其宜而農民失其便器  
用不便則農夫罷於野而草萊不辟草萊不辟則民  
困乏故鹽冶之處大校皆依山川近鐵炭其勢咸遠  
而作劇郡中踐更者多不堪責取庸代縣邑或以戶  
口賦鐵而賤平其學士家以道次發僦運鹽鐵煩費  
邑或以戶百姓病苦之甚獨見一官之傷千里未覩  
其在胸臆也

復古第六

大夫曰故扇水都尉彭祖寧歸言鹽鐵今品今品  
甚明卒徒衣食縣官作鑄鐵器給用甚衆無妨於  
民而吏或不良禁令不行故民煩苦之今意總一  
鹽錢非獨爲利入也將以建本抑末離朋黨禁淫  
侈絕并兼之路也古者名山大澤不以封爲下之  
專利也山海之利廣澤之畜天下之藏也皆宜屬  
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司農以佐助百姓浮食豪



民好欲擅山海之貨以致富業役利細民故沮事  
議者衆鐵器兵刃天下之大用也非衆庶所宜事  
也往者豪強大家得管山海之利採鐵石鼓鑄煮  
鹽一家聚衆或至千餘人大抵盡收放流人民也  
遠去鄉里棄墳墓依倚大家聚深山窮澤之中成  
姦僞之業遂朋黨之權其輕爲非亦大矣今自廣  
進賢之途揀擇守尉不待去鹽鐵而安民也

文學曰扇水都尉所言當時之利權一切之術也不  
可以久行而傳世此非明王所以君國子民之道也

詩云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  
聽此詩人刺不通於王道而善爲權利者孝武皇帝  
攘九夷平百越師旅數起糧食不足故立田官置錢  
入穀射官救急贍不給今陛下繼大功之勤養勞勸  
之民此用麋鬻之時公卿宜思所以安集百姓致利  
除害輔明主以仁義修潤洪業之道明主卽位以來  
六年于茲公卿無請減除不急之官省罷機利之人  
人權縣太久民良望於上陛下宣聖德昭明光令郡  
國賢良文學之士乘傳詣公車議五帝三王之道六

藝之風冊陳安危利害之分指意粲然今公卿辯議未有所定此所謂守小節而遺大體抱小利而忘大利者也

大夫曰宇宙之內鷲雀不知天地之高也坎井之鼃不知江海之大窮夫否婦不知國家之慮負荷之商不知猗頓之富先帝計外國之利料胡越之兵兵敵弱而易制用力少而功大故因勢變以主四夷地濱山海以屬長城北略河外開路匈奴之鄉功未卒善文王受命伐崇作邑于豐武王繼之

載尸以行破商擒紂遂成王業曹沫棄三北之恥而復侵地管仲負當世之累而立霸功故志大者遺小用權者離俗有司思師望之計遂先帝之業志在絕胡貉擒單于故未遑叩肩之義而錄拘儒之論

文學曰鷲雀離巢宇而有鷹隼之憂坎井之鼃離其居而有蛇鼠之患況翱翔千仞而游四海乎其禍必大矣此李斯之所以折翼而趙高沒淵也聞文武受命伐不義以安諸侯大夫未聞弊諸夏以役夷狄也

昔秦常舉天下之力以事胡越竭天下之財以奉其  
用然衆不能畢而以百萬之師爲一夫之任此天下  
共聞也且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弊此百姓所疾苦  
而拘儒之所憂也

非鞅第七

大夫曰昔商君相秦也內立法度嚴刑罰飭政教  
姦僞無所容外飭百倍之利收山澤之稅國富民  
強器械完飾蓄積有餘是以征敵伐國攘地斥境  
不賦百姓而師以贍故用不竭而民不知地盡西  
河而民不苦鹽鐵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足軍旅  
之費務蓄積以備乏絕所給甚衆有益於國無害  
於人百姓何苦爾而文學何憂也

文學曰蓋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民富今有之而  
百姓困乏未見利之所利也而見其害也且利不從  
天來不從地出一取之民間謂之百倍此計之失者  
也無異於愚人反裘而負薪愛其毛不知其皮盡也  
夫李梅實多者來年爲之衰新穀熟者舊穀爲之虧  
自天地不能兩盈而況於人事乎故利於彼者必耗

於此猶陰陽之不竝曜晝夜之有長短也商鞅峭法  
長利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孝公吳起長兵攻取楚人  
騷動相與泣悼王其後楚日以危秦日以弱故利蓄  
而怨積地廣而禍構惡在利用不竭而民不知地盡  
西河而人不苦也今商鞅之冊任於內吳起之兵用  
於外行者勤於路居者匱於室老母號泣怨女歎息  
文學雖無憂其可得也

大夫曰秦任商君國以富強其後卒并六國而成  
帝業及二世之時邪臣擅斷公道不行諸侯叛弛  
宗廟隳亾春秋曰未言介祭仲亾也夫善歌者使  
人續其聲善作者使人紹其功推車之蟬攫負子  
之教也周道之成周公之力也雖有禪讓之草創  
無子產之潤色有文武之規矩而無周呂之鑿枘  
則功業不成今以趙高之亾秦而非商鞅猶以崇  
虎亂殷而非伊尹也

文學曰善鑿者建周而不疲善基者致高而不蹙伊  
尹以堯舜之道爲殷國基子孫紹位百代不絕商鞅  
以重刑峭法爲秦國基故二世而奪刑旣嚴峻矣又

作爲相坐之法造誹謗增肉刑百姓齋粟不知所措手足也賦斂旣煩數矣又外禁山澤之原內設百倍之利民無所開說容言崇利而簡義高力而尚功非不廣壤進地也然猶人之病水益水而疾深知其爲秦開帝業不知其爲秦致亾道也狐刺之鑿雖公輸子不能善其柶畚土之基雖良匠不能成其高譬若秋蓬被霜遭風則零落雖有十子產如之何故扁鵲不能肉白骨微箕不能存亾國也

大夫曰言之非難行之爲難故賢者處實而效功亦非徒陳空文而已昔商君明於開塞之術假當世之權爲秦致利成業是以戰勝攻取并近滅遠乘燕趙陵齊楚諸侯斂衽西面而向風其後蒙恬征胡斥地千里踰之河北若壞朽折腐何者商君之遺謀備飾素循也故舉而有利動而有功夫蓄積籌策國家之所以強也故弛廢而歸之民未睹巨計而涉大道也

文學曰商鞅之開塞非不行也蒙恬却胡千里非無功也威震天下非不強也諸侯隨風西面非不從也

然而皆秦之所以亡也商鞅以權數危秦國蒙恬以得千里亾秦社稷此二子者知利而不知害知進而不知退故果身歿而衆敗此所謂擊胸之知而愚人智之計也夫何大道之有故曰小人先合而後忤初雖乘馬卒必泣血此之謂也

大夫曰淑好之人戚施之所妒也賢知之士闕茸之所惡也是以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夫商君起布衣自魏入秦期年而相之革法明教而秦人大治故兵動而割地兵休而國富孝公大說封之於商安之地方五百里功如丘山名傳後世世人不能爲是以相與嫉其能而疵其功也

文學曰君子進必以道退不失義高而勿矜勞而不伐位尊而行恭功大而理順故俗不嫉其能而世不妒其業今商鞅棄道而用權廢德而任力峭法任刑以虐戾爲俗欺舊友以爲功刑公族以立威無恩於百姓無信於諸侯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讐雖以獲功見封猶食毒肉愉飽而罹其咎也蘇秦合從連衡

統理六國業非不大也桀紂與堯舜竝稱至今不亾名非不長也然非者不足貴故事不苟多名不苟傳也

大夫曰縞素不能自分於緇墨聖賢不能自理於亂世是以箕子執囚比干被刑伍貞相闔閭以伯夫差不道流而殺之樂毅信功於燕昭而見疑於惠王人臣盡節以徇名遭世主之不用大夫種輔翼越王爲之深謀卒擒強吳據有東夷終賜屬鏤而死驕主背恩德聽流說不計其功故也豈身之

### 罪哉

文學曰比干剖心子胥鴟夷非輕犯君以危身強諫以干名也惜怛之忠誠心動於內忘患之禍發於外志在匡君救民故身死而不怨君子能行是不能禦非雖在刑戮之中非其罪也是以比干死而殷人怨子胥死而吳人恨今秦怨毒商鞅之法甚於私仇故孝公卒之日舉國而攻之東西南北莫可奔走仰天而歎曰嗟乎爲政之弊至於斯極也卒車裂族夷爲天下笑斯人自殺非人殺之也

晁錯第八

大夫曰春秋之法君親無將將而必誅故臣罪莫重於弑君子罪莫重於弑父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學招四方遊士山東儒墨咸聚於江淮之間講議集論著書數十篇然卒於背義謀叛逆誅及宗族使晁錯變法易常不用常度迫蹙宗族侵削諸侯蕃臣不附骨肉不親吳楚積怨斬錯東市以慰三軍之士而謝諸侯斯亦誰殺之乎

文學曰孔子不飲盜泉之流曾子不入勝母之間名且惡之而況爲不臣不子乎是以孔子沐浴而朝告之哀公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傳曰君子可貴可賤可刑可殺而不可使爲亂若夫外飾其貌而內無其實口誦其文而行不由其道是盜固與盜而不容於君子之域春秋不以寡犯衆誅絕之義有所止不兼怨惡也故舜之誅誅鯀其舉舉禹夫以璵璠之玼而棄其璞以一人之罪而兼其衆則天下無美實信士也晁生言諸侯之地大富則驕奢急卽合從故因吳之過而削之會稽因楚之罪而奪之東海所以



均輕重分其權而爲萬世慮也弦高誕於秦而信於鄭晁生忠於漢而讐於諸侯人臣各死其主爲其國用此解揚之所以厚於晉而薄於荆也

### 刺權第九

大夫曰今夫越之具區楚之雲夢宋之鉅野齊之孟諸有國之富而伯王之資也人主統而一之則強不禁則亡齊以其腸胃予人家強而不制枝大而折榦以專巨海之富而擅魚鹽之利也執足以使衆恩足以卹下是以齊國內倍而外附權移於

臣政隆於家公室卑而田宗強轉轂游海者蓋三千乘失之於本而末不可救今山川海澤之原非獨雲夢孟諸也鼓金煮鹽其執必淡居幽谷而人民所罕至姦猾交通山海之際恐生大姦乘利驕溢啟樸滋僞則人之貴本者寡大農鹽鐵丞孔僅等上請願募民自給費因縣官器煮鹽予用以杜浮僞之路由此觀之令意所禁微有司之慮亦遠矣

文學曰有司之慮遠而權家之利近今意所禁微而

僭奢之道著自利害之設三業之起貴人之家雲行於途轂擊於道攘公法申私利跨山澤擅官市非特巨海魚鹽也執國家之柄以行海內非特田常之執陪臣之權也威重於六卿富累於陶衛輿服僭於王公宮室溢於制度并兼列宅隔絕閭巷閣道錯連足以遊觀鑿池曲道足以騁驚臨淵釣魚放犬走兔隆豨鼎力蹋踴鬪鷄中山素女撫流徵於堂上鳴鼓巴歛作於堂下婦女被羅紈婢妾曳絺紵子孫連車列騎田獵出入畢戈捷健是以耕者釋耒而不勤百姓冰釋而解怠何者已爲之而彼取之僭侈相効上升而不息此百姓所以滋僞而罕歸本也

大夫曰官尊者祿厚本美者枝茂故文王德而子孫封周公相而伯禽富水廣者魚大父尊者子貴傳曰河海潤千里盛德及四海況之妻子乎故夫貴於朝妻貴於室富曰苟美古之道也孟子曰王子與人同而如彼者居使然也居編戶之列而望卿相之子孫是以跛夫之欲及樓季也無錢而欲千金之寶不亦虛望哉

文學曰禹稷自布衣思天下有不得其所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故起而佐堯平治水土教民稼穡其自任天下如此其重也豈云食祿以養其妻子而已乎夫食萬人之力者蒙其憂任其勞一人失職一官不治皆公卿之累也故君子之仕行其義非樂其執也受祿以潤賢非私其利見賢不隱食祿不專此公叔之所以爲文魏成子所以爲賢也故周德成而後封子孫不以爲黨周公功成而後受封天下不以爲貪今則不然親戚相推朋黨相舉公尊於位子溢於內夫貴於朝妻謁行於外無周公之德而有其富無管仲之功而有其侈故編戶跛夫而望疾步也

刺復第十

大夫乃爲色矜而心不懌曰但居者不知負戴之勞從旁議者與當局者異憂方今爲天下腹居郡諸侯竝臻中外未然心憧憧若涉大川遭風而未薄是以夙夜思念國家之用寢而忘寐飢而忘食計數不離於前萬事簡閱於心丞史器小不足與謀獨鬱大道思覩文學若俟周召而望子高御史

按事郡國察廉舉賢才歲不乏也今賢良文學臻者六十餘人懷六藝之術騁意極論宜若開光發蒙信往而乖於今道古而不合於世務意者不足以知士也將多飾文誣能以亂實耶何賢士之難覩也自千乘兒寬以治尚書位冠九卿及所聞覩選舉之士擢升贊憲甚顯然未見絕倫比而爲縣官與滯立功也

文學曰輪子之制材木也正其規矩而鑿枘調師曠之諧五音也正其六律而宮商調當世之工匠不能調其鑿枘則改規矩不能協聲音則變舊律是以鑿枘刺戾而不合聲音泛越而不和夫舉規矩而知宜吹律而知變上也因循而不作以俟其次也是以曹丞相日飲醇酒見大夫閉口不言故治大者不可以煩煩則亂治小者不可怠怠則廢春秋曰其政恢卓恢卓可以爲卿相其政察察可以爲匹夫夫綱維不張禮義不行公卿之憂也案上之文期會之事丞史之任也尚書曰俊又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庶尹允諧言官得其人人任其事故官治而不亂

事起而不廢士守其職大夫理其位公卿總要執凡  
而已故任能者責成而不勞任已者事廢而無功桓  
公之於管仲耳而目之故君子勞於求賢逸於用人  
豈云殆哉昔周公之相也謙卑而不鄰以勞天下之  
士是以俊乂滿朝賢知充門孔子無爵位以布衣從  
才士七十有餘人皆諸侯卿相之人也況處三公之  
尊以養天下之士哉今以公卿之上位爵祿之美而  
不能致士則未有進賢之道堯之舉舜也賓而妻之  
桓公舉管仲也賓而師之以天子而妻匹夫可謂親  
賢矣以諸侯而師匹夫可謂敬賓矣是以賢者從之  
若流歸之不疑今當世在位者既無燕昭之下士鹿  
鳴之樂賢而行臧文子椒之意蔽賢妒能自高其知  
訾人之才足已而不問卑士而不友以位尚賢以祿  
驕士而求士之用亦難矣

大夫繆然不言蓋賢良長歎息焉御史進曰太公  
相文武以王天下管仲相桓公以伯諸侯故賢者  
得位猶龍得水騰虵遊霧也公孫丞相以春秋說  
先帝遽卽三公處周召之列據萬里之執爲天下

準繩衣不重彩食不兼味以先天下而無益於治  
博士褚泰徐偃等承明諸建節馳傳巡省郡國舉  
孝廉勸元元而流俗不改招舉賢良方正文學之  
士超遷官爵或至卿大夫非特燕昭之薦士文王  
之廣賢也然而未覩功業所成殆非龍蛇之才而  
塵鳴之所樂賢也

文學曰冰炭不同器日月不竝明當公孫弘之時人  
主方設謀垂意於四夷故權譎之謀進荆楚之士用  
將帥或至封侯食邑而勉獲者咸蒙厚賞是以奮擊  
之士由此興其後干戈不休軍旅相望甲士糜弊縣  
官用不足故設險興利之臣起磻谿熊羆之士隱涇  
淮造渠以通漕運東郭偃孔僅建鹽鐵策諸利富者  
買爵販官免刑除罪公用彌多而爲者徇私上下無  
求百姓不堪抗弊而從法故惜急之臣進而見知廢  
格之法起杜周減宣之屬以峻文決理貴而王溫舒  
之徒以鷹隼擊殺顯其欲據仁義以道事君者寡偷  
合取容者衆獨以一公孫弘如之何

論儒第十一

御史曰文學祖述仲尼稱頌其德以爲自古及今未之有也然孔子修道齊魯之間教化洙泗之上弟子不爲變當世不爲治魯國之削滋甚齊宣王褒儒尊學孟軻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祿不任職而論國事蓋齊稷下先生千有餘人當此之時非一公孫弘也弱燕攻齊長驅至臨淄潛王遁逃死於莒而不能救王建禽於秦與之俱虜而不能存若此儒者之安國尊君未始有效也

文學曰無鞭策雖造父不能調駟馬無執位雖舜禹不能治萬民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故輶車良馬無以馳之聖德仁義無所施之齊宣之時不顯賢進士國家富強威行敵國及潛王奮二世之餘烈南舉楚淮北并巨宋苞十二國西摧三晉卻強秦五國賓從鄒魯之君泗上諸侯皆入臣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諸侯諫不從各分散慎到捷子亡去田駢如薛而孫卿適楚內無良臣故諸侯合謀而伐之王建聽流說信反間用后勝之計不與諸侯從親以亡國爲秦所禽不亦宜乎

御史曰伊尹以割烹事湯百里以飯牛要穆公始爲苟合信然與之伯王何言不從何道不行故商君以王道說孝公不用卽以彊國之道卒以就功鄒子以儒術干世主不用卽以變化始終之論卒以顯名故馬効千里不必胡代士貴成功不貴文辭孟軻守舊術不知世務故困於梁宋孔子能方不能圓故饑於黎丘今晚世之儒勤德時有乏匱言以爲非因此不行自周室以來千有餘歲獨有文武成康如言必參一焉取所不能及而稱之猶甞者能言遠不能行也聖人異塗同歸或行或止其趣一也商君雖革法改教志存於強國利民鄒子之作變化之術亦歸於仁義祭仲自貶損以行權時也故小枉大直君子爲之今磴磴然守一道引尾生之意卽晉文之誦諸侯以尊周室不足道而管仲蒙恥辱以存亡不足稱也文學曰伊尹之於湯知聖主也百里之歸秦知明君也二君之能知伯王其策素形於已非暗而以冥冥決事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如何其苟合而以成伯王也君子執德秉義而行故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孟子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勢不能一朝居也寧窮饑居於陋巷安能變已而從俗也闔廬殺僚公子札去而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魯公殺子赤叔聃退而隱處不食其祿虧義得尊枉道取容効死不爲也聞正道而行釋事而退未聞枉道以求容也

御史曰論語云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有是言而行不足從也季氏爲無道逐其君奪其政而冉求仲由臣焉禮男女不授受不交爵孔子適衛因嬖臣彌子瑕以見衛夫人子路不說子瑕佞臣也夫子因之非正也男女不交孔子見南子非禮也禮義由孔氏出且貶道以求容惡在其釋事而退也

文學曰天下不平庶國不寧明王之憂也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煩亂賢聖之憂也是以堯憂洪水伊尹憂民管仲束縛孔子周流憂百姓之禍而欲安其危也是以負鼎俎囚拘匍匐以救之故追亡者趨拯

溺者濡今民陷溝壑雖欲無濡豈得已哉御史默不  
對

憂邊第十二

大夫曰文學言天下不平庶國不寧明王之憂也  
故王者之於天下猶一室之中也有一人不得其  
所則謂之不樂故民流沈溺而不救非惠君也國  
家有難而不憂非忠臣也夫守節死難者人臣之  
職也衣食饑寒者慈父之道也今子弟遠勞於外  
人主爲之夙夜不寧群臣盡力畢議策茲國用故  
少府丞令請建酒榷以贍邊給戰士拯救民於難  
也爲人父兄者豈可以已乎內省衣食以恤在外  
者猶未足今又欲罷諸用減奉邊之費未可爲慈  
父賢兄也

文學曰周之季末天子微弱諸侯力政故國君不安  
謀臣奔馳何者敵國衆而社稷危也今九州同域天  
下一統陛下優游巖廊覽羣臣極言至內論雅頌外  
鳴和鸞純德粲然並於唐虞功烈流於子孫夫蠻貊  
之人不食之地何足以煩慮而有戰國之憂哉若陛

下不棄加之以德施之以惠北夷必內向款塞自至  
然後以爲胡制於外臣卽匈奴沒齒不食其所用矣  
大夫曰聖主思念中國之未寧北邊之未安故使  
廷尉評等問人間所疾苦拯恤貧賤周贍不足君  
臣所宜明王之德安宇內者未得其紀故問諸生  
諸生議不干天則入淵乃欲以閭里之治而況國  
家之大事亦不幾矣發於猷畝出於窮巷不知冰  
水之寒若醉而新寐殊不足與言也

文學曰夫欲安民富國之道在於反本本立而道生  
順天之理因地之利卽不勞而功成夫不修其源而  
事其流無本以統之雖竭精神盡思慮無益於治欲  
安之適足以危之欲救之適足以敗之夫治亂之端  
在於本末而已不至勞其心而道可得也孔子曰不  
通於論者難於言治道不同者不相與謀今公卿意  
有所倚故文學之言不可用也

大夫曰吾聞爲人臣者盡忠以順職爲人子者致  
孝以承業君有非則臣覆蓋之父有非則子匿逃  
之故君薨臣不變君之政父沒則子不改父之道

也春秋譏毀泉臺爲其隳先祖之所爲而揚君父之惡也今鹽鐵均輸所從來久矣而欲罷之得無害先帝之功而妨聖主之德乎有司倚於忠孝之路是道殊而不同於文學之謀也

文學曰明者因時而變知者隨世而制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故聖人上賢不離古順俗而不偏宜魯定公序昭穆順祖禰昭公廢卿士以省事節用不可謂變祖之所爲而改父之道也二世充大阿房以崇緒趙高累秦法以廣威而未可謂忠臣孝子也

鹽鐵論卷之二

漢汝南桓寬纂

明東吳沈延銓校

園池第十三

大夫曰諸侯以國爲家其憂在內天子以八極爲境其慮在外故宇小者用非功巨者用大是以縣官開園池總山海致利以助貢賦修溝渠立諸農廣田收盛苑囿太僕水衡少府大農歲課諸入田收之利池籟之假及北邊置任田官以贍諸用猶不足今欲罷之絕其源杜其流上下俱殫困乏之

應也雖好省事節用如之何其可也

文學曰古者制地足以養民民足以承其上千乘之國百里之地公侯伯子男各充其求贍其欲秦兼萬國之地有四海之富而意不贍非宇小而用菲者欲多而下不堪其求也語曰厨有腐肉國有饑民廩有肥馬路有餒人今狗馬之養蟲獸之食豈特腐肉秣馬之費哉無用之官不急之作服淫侈之變無功而衣食縣官者衆是以上不足而下困乏也今不減除其本而欲贍其末設機利造田畜與百姓爭薦草與

商賈爭市利非所以明主德而相國家也夫男耕女

績

織天下之大業也故古者分地而處之利田畝而事

之是以業無不食之地國無乏作之民今縣官之多張苑囿公田池澤公家有鄣假之名而利歸權家三輔迫近於山河地狹人衆四方竝臻粟米薪菜不能相贍公田轉假桑榆菜果不殖地方不盡以爲非先帝之開苑囿池籞可賦歸之於民縣官租稅而已假稅租稅殊名其實一也夫如是匹夫之力盡於南畝匹婦之力盡於麻枲田野辟麻枲治則上下俱衍何困乏

之有矣大夫默然視其丞相御史

輕重第十四

御史進曰昔太公封於營丘辟草萊而居焉地薄人少於是通利末之道極女紅之巧是以隣國交於齊財畜貨殖世爲疆國管仲相桓公襲先君之業行輕重之變南服彊楚而伯諸侯今大夫各修太公桓管之術總一鹽鐵通山川之利而萬物殖是以縣官用饒足民不困乏本末竝利上下俱足此籌計之所致非獨耕桑農業也

文學曰禮義者國之基也而權利者政之殘也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伊尹太公以百里興其君桓公以千乘之齊而不能至於王其所務非也故功

管仲專於

名隳壞而道不濟當此之時諸侯莫能以德而爭於公私故以權相傾今天下合爲一家利末惡欲行淫巧惡欲施大夫君以心計策國用構諸侯參以酒榷咸陽孔僅增以鹽鐵江充耕谷之等各以鋒銳言利末之事析秋毫可謂無間矣非特管仲設九府徼山海也然而國家衰耗城郭空虛故非崇仁義無以化

民非力本農無以富邦也

御史曰水有獮獺而池魚勞國有強禦而齊民消  
故茂林之下無豐草大塊之間無美苗夫理國之  
道除穢鉏豪然後百姓均平各安其宇張廷尉論  
定律令明法以繩天下誅姦猾絕并兼之徒而強  
不凌弱衆不暴寡大夫各運籌策達國用籠天下  
鹽鐵諸利以排富商大賈買官贖罪損有餘補不  
足以齊黎民是以兵革東西征伐賦斂不增而用  
足夫損益之事賢者所覩非衆人之所知也

文學曰扁鵲撫息脉而知疾所由生陽氣盛則損乏  
而調陰寒氣盛則損乏而調陽是以氣脉調和而邪  
氣無所留矣夫拙醫不知脉理之媵血氣之分妄刺  
而無益於疾傷肌膚而已矣今欲損有餘補不足富  
者益富貧者益貧矣嚴法任刑欲以禁暴止姦而姦  
猶不止意者非扁鵲之用鍼石故衆人未得其職也  
御史曰周之建國也蓋千八百諸侯其後強吞弱  
大兼小并爲六國六國連兵結難數百年內拒敵  
國外攘四夷由此觀之兵甲不休戰伐不乏軍旅



外奉倉庫內實今以天下之富海內之財百郡之  
貢非特齊楚之畜趙魏之庫也計委量入雖急用  
之宜無乏絕之時顧大農等以術體躬稼則后稷  
之烈軍四出而用不繼非天之財少也用鍼石調  
均有無補不足亦非也上大夫君與治粟都尉管  
領大農事炙刺稽滯開利百脉是以萬物流通而  
縣官富實當此之時四方征暴亂車甲之費克獲  
之賞皆贍大司農此皆扁鵲之力而鹽鐵之福也  
文學曰邊郡山居谷處陰陽不和寒凍裂地衝風飄

石凝積地勢無所宜中國天地之中陰陽之際  
也日月經其南斗極出其北含衆和之氣產育庶物  
今去而侵邊多斥不毛寒苦之地是猶棄江臯河濱  
而田於嶺坂菹澤也轉倉廩之委飛府庫之財以給  
邊民中國困於繇役邊民苦於戍禦力耕不便種糴  
無桑麻之利仰中國絲絮而後衣之皮裘蒙毛曾不  
足蓋形夏不失複冬不離窟父子夫婦內藏於專室  
土園之中中外空虛扁鵲何力而鹽鐵何福也

未通第十五

御史曰內郡人衆水泉薦草不能相贍地執溫溼不宜牛馬民蹠耒而耕負檐而行勞罷而寡功是以百姓貧苦而衣食不足老弱負輅於路而列卿大夫或乘牛車孝武皇帝平百越以爲囿圃卻羗胡以爲苑囿是以珍怪異物充於後宮駒駘馱騃實於外廐匹夫莫不乘堅良而民間厭橘柚由此觀之邊鄙之利亦饒矣而曰何福之有未通於計也

文學曰禹平水土定九州四方各以土地所生貢獻足以充宮室供人主之欲膏壤萬里山川之利足以富百姓不待蠻貊之地遠方之物而用足往者未伐胡越之時繇賦省而民富足溫衣飽食藏新食陳布帛充用牛馬成羣農夫以馬耕載而民莫不騎乘當此之時卻走馬以糞其後師旅數發戎馬不足犴牝入陣故駒犢生于戰地六畜不育于家五穀不殖于野民不足于糟糠何橘柚之所厭傳曰大軍之後累世不復方今郡國田野有墾而不墾城郭有宇而不實邊郡何饒之有乎

御史曰古者制田百步爲畝民井田而耕作而籍一義先公而後已民臣之職也先帝哀憐百姓之愁苦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畝率三十而稅一惰民不務田作饑寒及已固其理也其不耕而欲播不種而欲獲鹽鐵又何過乎

文學曰什一而藉民之力也豐耗美惡與民共之民饑已不獨衍民衍已不獨饑故曰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田雖三十而以頃畝出稅樂歲粒米狼戾而寡取之凶年饑饉而必求足加之以口賦更繇之役率一人之作中分其功農夫悉其所得或假貸而益之是以百姓疾耕力作而飢寒及已也築城者先厚其基而求其高畜民者先厚其業而後求其贍論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乎

御史曰古者諸侯爭強戰國竝起甲兵不休民曠於田疇什一而藉不違其職今賴陛下神靈甲兵不動久矣然則民不齊出於南畝以口率被墾田而不足空倉廩而賑貧乏侵益日甚是以愈惰而仰利縣官也爲斯君者亦病矣反以身勞民民猶

背恩棄義而遠流亡避匿上公之事民相倣倣田  
地日蕪租賦不入抵扞縣官君雖欲足誰與之足  
乎

文學曰樹木數徙則痿蟲獸徙居則壞故代馬依北  
風飛鳥翔故巢莫不哀其生由此觀之民非利避上  
公之事而樂流亾也往者軍陣數起用度不足以資  
徵賦常取給見民田家又被其勞故不齊出于南畝  
也大抵逋流皆在大家吏正畏憚不敢督責刻急細  
民細民不甚流亾遠去中家爲之色出後亾者爲先  
亾者服事錄民數創於惡吏故相去尤甚而就少愈  
多傳曰政寬者民死之政急者父子離是以田地日  
荒城郭空虛夫牧民之道除其所疾道其所安安而  
不擾使而不勞是以百姓勸業而樂公賦若此則君  
無賑於民民無利於上上下下交議而頌聲作故取而  
民不厭役而民不苦靈臺之詩非或使之民自爲之  
若斯則君何不足之有乎

御史曰古者十五入太學與小役二十冠而成人  
與戎事五上以上血脉溢剛曰艾壯詩曰方叔元

老克壯其猶故商師若荼周師若烏烏今陛下哀憐  
百姓寬力役之政二十三始賦五十六而免所以  
輔耆壯而息老艾也丁者治其田里老者修其塘  
園儉力趨時無饑寒之患不治其家而訟縣官亦  
悖矣

文學曰十九年已下爲殤未成人也二十而冠三十  
而娶可以從戎事五十已上曰艾老杖於鄉不從力  
役所以扶不足而息高年也鄉飲酒之禮耆老異饌  
所以優耆耄而明養老也故老非肉不飽非帛不煖  
非杖不行今五十已上至六十與子孫服輓輪竝給  
徭役非養老之意也古有大喪者居三年不呼其門  
通其孝道遂其哀戚之心也君子之所重而自盡者  
其唯親之喪乎周公抱成王聽天下恩塞海內澤被  
四表矧惟南面含仁保德靡不得其所詩云夙夜基  
命宥密陛下富於春秋委任大臣公卿輔政政教未  
均故庶人議也御史默不答也

地廣第十六

大夫曰王者包含并覆普愛無私不爲近重施不

爲遠遺恩今俱是民也俱是臣也安危勞佚不齊  
獨不當調耶不念彼而獨計此斯亦好議矣緣邊  
之民處寒苦之地距強胡之難烽燧一動有沒身  
之累故邊民百戰而中國恬臥者以邊郡爲蔽捍  
也詩云莫非王事而我獨勞刺不均也是以聖王  
懷四方獨苦興師推卻胡越遠寇國安災散中國  
肥饒之餘以調邊境邊境強則中國安中國安則  
晏然無事何求而不可得也

文學曰古者天子之立於天下之中縣內方不過千  
里諸侯列國不及不食之地禹貢至于五千里民各  
供其君諸侯各保其國是以百姓均調而徭役不勞  
也今推胡越數千里道路迴遠士卒勞罷故邊民有  
刎頸之禍而中國有死亾之患此百姓所以囂囂而  
不默也夫治國之道由中及外自近者始近者親附  
然後來遠百姓內足然後卹外故羣臣論或欲田輪  
臺明王不許以爲先救近務及時本業也故下詔曰  
當今之務在於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公卿宜承意  
請減除不任以佐百姓之急今中國弊落不憂務在

邊境意者地廣而不耕多種而不耨費力而無功詩云無田甫田維莠騫騫其斯之謂歟

大夫曰湯武之伐非好用兵也周宣王辟國千里非貪侵也所以除寇賊而安百姓也故無功之師君子不行無用之地聖王不貪先帝舉湯武之師定三垂之難一面而制敵匈奴遁逃因河山以爲防故去沙石鹹鹵不食之地故割什辟之縣棄造陽之地以與胡省曲塞據河險守要害以寬徭役保士民由此觀之聖主用心非務廣地以勞衆而已矣

已矣

文學曰秦之用兵可謂極矣蒙恬斥境可謂遠矣今踰蒙恬之塞立郡縣寇虜之地地彌遠而民滋勞朔方以西長安以北新郡之功外城之費不可勝計非徒是也司馬唐蒙鑿西南夷之塗巴蜀弊於邛笮橫海征南夷樓船戍東越荆楚罷於甌駱左將伐朝鮮開臨洮燕齊困於穢貉張騫通殊遠納無用府庫之藏流於外國非特什辟之費造陽之役也由此觀之非人主用心好事之臣爲縣官計過也

大夫曰挾管仲之知者非爲廝役之使也懷陶朱  
之利者不居貧困之處文學能言而不能行居下  
而訕上處貧而非富大言而不從高厲而行卑誹  
譽訾議以要名采善於當世夫祿不過秉握者不  
足以言治家不滿檐石者不足以計事儒皆貧羸  
衣冠不完安知國家之政縣官之事乎何什辟造  
陽也

文學曰夫賤不周知貧不妨行顏淵屢空不爲不賢  
孔子不容不爲不聖及將以貌舉人以才進士則太  
公終身鼓刀而甯戚不離飯牛矣古之君子守道以  
立名修身以俟時不以窮變節不以賤易志惟仁之  
處惟義之行臨財不苟見利反義不義而富無名而  
貴仁者不爲也故曾參閔子不以其仁易晉楚之富  
伯夷不以其行易諸侯之位是以齊景公有馬千駟  
而不能與之爭名孔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  
在於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故惟仁者能  
處約樂貧小人富斯暴貧斯濫矣楊子曰爲仁不富  
爲富不仁苟先利而後義取奪不厭公卿積億萬大



夫積千金士積百金利已并財以聚百姓寒苦流離於路儒獨何以完其衣冠也

貧富第十七

大夫曰余結髮束脩年十三幸得宿衛給事輦轂之下以至卿大夫之位獲祿受賜六十有餘年矣車馬衣服之用妻子僕養之費量入爲出儉節以居之奉祿賞賜一二籌策之積浸以致富成業故分土若一賢者能守之分財若一知者能籌之夫子貢之廢著陶朱公之三至千金豈必賴之民哉運之六寸轉之息耗取之貴賤之間耳

文學曰古者事業不二利祿不兼然後諸業不相遠而貧富不相懸也夫乘爵祿以謙讓者名不可勝舉也因權勢以求利者入不可勝數也食湖池管山海芻蕘者不能與之爭澤商賈不能與之爭利子貢以布衣致之而孔子非之況以勢位求之者乎故古者大夫思其仁義以充其位不爲權利以充其私也

大夫曰山岳有饒然後百姓瞻焉河海有潤然後民取足焉夫尋常之污不能漑陂澤丘阜之木不

能成宮室小不苞大少不能贍多未有不能自足而能足人者也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故善爲人者能自爲者也善治人者能自治者也文學不能治內安能理外乎

故賢士之功成名同於資而假物者也

山蒼

文學曰行遠者假於車濟江海者因於舟公輸子能因人主之材木以構宮室臺榭而不能自爲專室狹廬材不足也歐冶能因國君之銅鐵以爲金鑪大鍾而不能自爲一鼎盤材無其用也君子因人主之正朝以和百姓潤衆庶而不能自饒其家勢不便也故舜耕於

歷山恩不及州里太公屠牛於朝歌利不及妻子及其見用恩流八荒德溢四海故舜假之堯太公因之周君子能修身以假道者不能枉道而假財也

大夫曰道懸於天物布於地知者以衍愚者以困子貢以著積顯於諸侯陶朱公以貨殖尊於當世富者交焉貧者贍焉故上自人君下及布衣之士莫不戴其德稱其仁原憲孔伋當世被饑寒之患顏回屢空於窮巷當此之時迫於窟穴拘於緼袍雖欲假財信姦佞亦不能也

文學曰孔子云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事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君子求義非苟富也故刺子貢不受命而貨殖焉君子遭時則富且貴不遇退而樂道不以利累已故不違義而妄取隱居修節不欲妨行故不毀名而趨勢雖附之以韓魏之家非其志則不居富貴不能榮謗毀不能傷也故原憲之緼袍賢於季孫之狐貉趙宣孟之魚食甘於知伯之芻豢子思之銀佩美於虞公之垂棘魏文侯軾段干木之間非以其有勢也晉文公見韓慶下車而趨非其多財以其富於仁充於德也故貴何必財亦仁義而已矣

毀學第十八

大夫曰夫懷枉而言正自托於無欲而實不從此非士之情也昔李斯與包丘子俱事荀卿旣而李斯入秦遂取三公據萬乘以制海內功侔伊望名巨太山而包丘子不免於甕牖蒿廬如潦歲之蠹口非不衆也然卒歿於溝壑而已今內無以養外無以稱貧賤而好義雖言好義亦不足貴者也文學曰方李斯之相秦也始皇任之人臣無二然而

能成宮室小不苞大少不能贍多未有不能自足  
而能足人者也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故  
善爲人者能自爲者也善治人者能自治者也文  
學不能治內安能理外乎

故賢士之功成名固於資而假物者也

白者

文學曰行遠者假於車濟江海者因於舟公輸子能  
因人主之材木以構宮室臺榭而不能自爲專室狹  
廬材不足也歐冶能因國君之銅鐵以爲金鑪大鍾而不能  
自爲一鼎盤材無其用也君子因人主之正朝以和  
百姓潤衆庶而不能自饒其家勢不便也故舜耕於

歷山恩不及州里太公屠牛於朝歌利不及妻子及  
其見用恩流八荒德溢四海故舜假之堯太公因之  
周君子能修身以假道者不能枉道而假財也

大夫曰道懸於天物布於地知者以衍愚者以困  
子貢以著積顯於諸侯陶朱公以貨殖尊於當世  
富者交焉貧者瞻焉故上自人君下及布衣之士  
莫不戴其德稱其仁原憲孔伋當世被饑寒之患  
顏回屢空於窮巷當此之時迫於窟穴拘於緼袍  
雖欲假財信姦佞亦不能也

文學曰孔子云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事吾亦爲之  
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君子求義非苟富也故刺子貢  
不受命而貨殖焉君子遭時則富且貴不遇退而樂  
道不以利累已故不違義而妄取隱居修節不欲妨  
行故不毀名而趨勢雖附之以韓魏之家非其志則  
不居富貴不能榮謗毀不能傷也故原憲之緼袍賢  
於季孫之狐貉趙宣孟之魚食甘於知伯之芻豢子  
思之銀佩美於虞公之垂棘魏文侯軾段干木之間  
非以其有勢也晉文公見韓慶下車而趨非其多財  
以其富於仁充於德也故貴何必財亦仁義而已矣

毀學第十八

大夫曰夫懷枉而言正自托於無欲而實不從此  
非士之情也昔李斯與包丘子俱事荀卿旣而李  
斯入秦遂取三公據萬乘以制海內功侔伊望名  
巨太山而包丘子不免於甕牖蒿廬如潦歲之蠹  
口非不衆也然卒歿於溝壑而已今內無以養外  
無以稱貧賤而好義雖言好義亦不足貴者也

文學曰方李斯之相秦也始皇任之人臣無二然而

荀卿爲之不食覩其罹不測之禍也包丘子飯麻蓬  
藜修道白屋之下樂其志安之於廣廈芻豢無赫赫  
之執亦無戚戚之憂夫晉獻垂棘非不美也宮之奇  
見之而歎知荀息之圖之也知伯富有三晉非不盛  
也然不知襄子之謀之也季孫之狐貉非不麗也而  
不知魯君之患之也故晉獻以寶馬釣虞虢襄子以  
城壞誘知伯身禽於趙而虞虢卒并於晉以其務得  
不顧其後貪土地而利寶馬也孔子曰人無遠慮必  
有近憂今之在位者見利不虞害貪得不顧恥以利  
易身以財易死無仁義之德而有富貴之祿若蹈坎  
穽食於縣門之下此李斯之所以具五刑也南方有  
鳥名鵯鵯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飛過太山太山  
之鵯俛啄腐鼠見鵯鵯而嚇今公卿以其富貴笑儒  
者爲之常行得無太山鵯嚇鵯鵯乎

大夫曰學者所以防固辭禮者所以文鄙行也故  
學以輔德禮以文質言思可道行思可樂惡言不  
出於口邪行不及於已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禮  
以行之孫以出之是以終日言無口過終身行無

冤尤今人主張官立朝以治民疏爵分祿以褒賢而曰縣門腐鼠何辭之鄙倍而悖於所聞也

文學曰聖主設官以授任能者處之分祿以養賢能者受之義貴無高義取無多故舜受堯之天下太公不避周之三公苟非其人簞食豆羹猶爲賴民也故德薄而位高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夫太山泰鴟啄腐鼠於窮澤幽谷之中非有害於人也今之有司盜主財而食之于刑法之旁不知機之是發又以嚇人其患惡得若太山泰之鴟乎

大夫曰司馬子言天下穰穰皆爲利往趙女不擇醜好鄭姬不擇遠近商人不醜恥辱戎士不愛死力士不在親事君不避其難皆爲利祿也儒墨內貪外矜往來游說棲棲然亦未爲得也故尊榮者士之願也富貴者士之期也方李斯在荀卿之門關茸與之齊軫及其奮翼高舉龍昇驥騫過九軼二翱翔萬仞鴻鵠驂騑且同侶况跛牂燕雀之屬乎席天下之權御宇內之衆後車百乘食祿萬鍾而拘儒布褐不完糟糠不飽非甘菽藿而卑廣廈

亦不能得已雖欲嚇人其何已乎

文學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賢士徇名貪夫歿利李斯貪其所欲致其所惡叔孫敖早見於未萌三去相而不悔非樂卑賤而惡重祿也慮遠而避害謹也夫郊祭之牛食養暮年衣之文繡以入廟堂太宰執其鸞刀以啓其毛方此之時願任重而止峻坂不可得也商鞅困於彭池吳起之伏王尸願被布褐而處窮鄙之蒿蘆李斯相秦席天下之執志小萬乘及其囚於囹圄車制雲陽之市亦願負薪入鴻門行上蔡曲街徑不可得也蘇秦吳起以權執自殺商鞅李斯以尊重自滅皆貪祿慕榮以沒其身從車百乘曾不足以載其禍也

褒賢第十九

大夫曰伯夷以廉飢尾生以信死由小器而虧大體匹夫匹婦之爲諒也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何功名之有蘇秦張儀知足以強國勇足以威敵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息萬乘之主莫不屈體卑辭幣請交此所謂天下名士也夫智不足與謀



而權不能舉當世民斯爲下也今舉亡而爲有虛  
而爲盈布衣穿履深念徐行若有遺亡非立功成  
名之士而亦未免於世俗也

文學曰蘇秦以從顯於趙張儀以衡任於秦方此之  
時非不尊貴也然知士隨而憂之知夫不以道進必  
不以道退不以義得者必不以義亡季孟之權三桓  
之富不可及也孔子爲之曰微爲人臣權均於君富  
侔於國者亡故其位彌高而罪彌重祿滋厚而罪滋  
多夫行者先全已而後求名仕者先辟害而後求祿

夫香餌非不美也龜龍聞而深藏鸞鳳見而高逝者  
知其害身也夫爲烏鵲魚鱉食香餌而後狂飛奔走  
遜身屈避無益於死今有司盜秉國法進不顧罪卒  
然有急然後車馳人趨無益於死所盜不足償於臧  
獲妻子奔亡無處所身在深牢莫知恤視方此之時  
何暇得以笑乎

大夫曰文學高行矯然若不可卷盛節潔言皦然  
若不可涅然戍卒陳■釋輓輅首爲叛逆自立張  
楚素非有回由處士之行宰相列臣之位也奮於

大澤不過旬月而齊魯儒墨縉紳之徒肆其長衣  
長衣官之也負孔氏之禮器詩書委質爲臣孔甲  
爲涉博士卒俱死陳爲天下大笑深藏高逝者固  
若是也

文學曰周室衰禮義壞不能統理天下諸侯交爭相  
滅亾并爲六國兵革不休民不得寧息秦以虎狼之  
心蠶食諸侯并吞戰國以爲郡縣伐能矜功自以爲  
過堯舜而羞與之同棄仁義而尚刑罰以爲今時不  
師於文而決於武趙高治獄於內蒙恬治兵於外百  
姓愁苦同心而患秦陳王赫然奮爪牙爲天下首事  
道雖凶而儒墨或干之者以爲無王久矣道擁遏不  
得行自孔子以至於茲而秦復重禁之故發憤於陳  
王也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庶幾成湯  
文武之功爲百姓除殘去賊豈貪祿樂位哉

大夫曰文學言行雖有伯夷之廉不及柳下惠之  
貞不過高瞻下視潔言污行觴酒豆肉遷延相讓  
辭小取大鷄廉狼吞趙綰王臧之等以儒術擢爲  
上卿而有奸利殘忍之心主父偃以口舌取大官

竊權重欺給宗室受諸侯之賂卒皆誅歿東方朔  
自稱辨略消堅釋石當世無雙然省其私行狂夫  
不忍爲况夫東方朔之口其餘無足觀者也  
文學曰志善者忘惡謹小者致大俎豆之間足以觀  
禮閨門之內足以論行夫服古之服誦古之道舍而  
爲非者鮮矣故君子時然後言義然後取不以道得  
之不居也滿而不溢泰而不驕故袁盎親於景帝秣  
馬不過一駟公孫弘卽三公之位家不過十乘東方  
先生說聽言行於武帝而不驕溢主父見困厄之日  
久此疾在位者不好道而富且貴莫知卹士也於是  
取饒衍之餘以周窮士之急非爲私家之業也當世  
囂囂非患儒之鷄廉患在位者之虎飽嗑咽於求覽  
無所子遺耳

相刺第二十

大夫曰古者經井田制廛里丈夫治其田疇女子  
治其麻枲無曠地無游人故非工商不得食於利  
末非良農不得食於收穫非執政不得食於官爵  
今儒者釋耒耜而學不驗之語曠日彌久而無益

於理往來浮游不耕而食不蠶而衣巧爲良民以督農妨政此亦當世之所患也

文學曰禹蹙洪水身親其勞澤行路宿過門不入當此之時簪墮不輟冠挂不顧而暇耕乎孔子曰詩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是以東西南北七十說而不用然後退而修王道作春秋垂之萬世之後天下折中焉豈與匹夫匹婦耕織同哉傳曰君子當時不動而民無觀也故非君子莫治小人非小人無以養君子當不耕織爲匹夫匹婦也君子耕而不學則亂之道也

大夫曰文學言治尚於唐虞言義高於秋天有華言矣未見其實也昔魯穆公之時公儀爲相子思子原爲之卿然北削於齊以泗爲境南畏楚人西賓秦國孟軻居梁兵折於齊上將軍死而太子虜西敗於秦地奪壤削亡河內河外夫仲尼之門七十子之徒去父母捐室家負荷而隨孔子不耕而學亂乃愈滋故玉屑滿篋不爲有寶詩書負笈不爲有道要在安國家利人民不苟文繁衆辭而已

文學曰虞不用百里之謀而滅秦穆用之以至伯焉  
夫不用賢則亡而不削何可得乎孟子適梁惠王問  
利答以仁義趣舍不合是以不用而去夫懷寶而無  
語故有粟不食無益於飢覩賢不用無益於削紂之  
時內有微箕二子外有膠鬲棘子故其不能存言而  
不用諫而不聽雖賢惡得有益於治也

大夫曰橘柚生於江南而民皆甘之于口味同也  
好音生於鄭衛而人皆樂之於耳聲同也越人夷  
吾戎人由余待譯而後通而竝顯齊秦人之心於  
善惡同也故曾子倚山而吟山鳥下翔師曠鼓琴  
百獸率舞未有善而不合誠而不應者也意未誠  
與何故言而不見從行而不合也

文學曰扁鵲不能治不受鍼藥之疾賢聖不能正不  
食諫諍之君故桀有關龍逢而亡夏殷有三仁而滅  
商不患無由余夷吾之倫患無桓穆之聽耳是以孔  
子東西無所適遇屈原放逐於楚國故曰直道而事  
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終非以此言而不見  
從行而不合者也

大夫曰歌者不期於利聲而貴在中節論者不期於麗辭而務在事實善聲而不知轉未可謂能歌也善言而不知變未可謂能說也持規而非矩執準而非繩通一孔曉一理而不知權衡以所不覩不信人若蟬之不知雪堅據古人以應當世猶辰參之錯膠柱而調瑟固而難合矣孔子所以不用於世而孟軻見賤於諸侯也

文學曰日月之光而盲者不能見雷電之聲而聾人不能聞夫爲不知音者言若語於瘖聾何特蟬之不知重雪耶夫以伊尹之知太公之賢而不能開辭於桀紂非說者非聽者過也是以荆和抱璞而泣血曰安得良工而剖之屈原行吟澤畔曰安得臯陶而察之夫人君莫不欲求賢以自輔任能以治國然牽於流說惑於道諛是以賢聖蔽掩而讒佞用事以此亾國破家而賢士飢於巖穴也昔趙高無過人之志而居萬人之位是以傾覆秦國而禍殃其宗盡失其瑟何膠柱之調也

大夫曰所謂文學高第者智略能明先王之術而

資質足以履行其道故居則爲人師用則爲世法  
今文學言治則稱堯舜道行則稱孔墨授之政則  
不達懷古道而不能行言直而行之枉道是而情  
非衣冠有以殊於鄉曲而實無以異於凡人諸生  
所謂中直者遭時蒙率備數適然耳殆非明舉所  
謂固未可與論治也

文學曰天設三光以照記天子立公卿以明治故曰  
公卿者四海之表儀神化之丹青也上有輔明主之  
事下有遂聖化之事和陰陽調四時安衆庶育羣生  
使百姓輯穆無怨思之色四夷順德無叛逆之憂此  
公卿之職而賢者之所務也若伊尹周召三公之才  
太顛閎夭九卿之人文學不中聖主之明舉今之執  
政亦未能稱盛德也

大夫不悅作色不應也

文學曰朝無忠臣者政闇大夫無直士者位危任座  
正言君之過文侯改言行稱爲賢君袁盎面刺絳侯  
之驕矜卒得其慶故觸死以干主之過者忠臣也  
犯嚴顏以匡公卿之失者直士也鄙人不能巷言面

違方今人主穀之教令張而不施食祿多非其人以妨農商工市井之利未歸於民民望不塞也且夫帝王之道多墮壞而不修詩云濟濟多士意者誠任用其計非苟陳虛言而已

殊路第二十一

大夫曰七十子躬受聖人之術有名列於孔子之門皆諸侯卿相之才可南面者數人可政事者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宰我秉事有寵於齊田常作難道不行身死庭中簡公殺於檀臺子路仕衛孔悝作亂不能救君出亾身殖於衛子貢子臯遁逃不能死其難食人之重祿不能更處人尊官不能存何其厚於已而薄於君哉同門共業自以爲知古今之義明君臣之體或死或亾二三子殊路何道之悖也

文學曰宋襄公知孔父之賢而不早任故身死魯莊知季有之賢授之政晚而亂衛君近佞遠賢子路居蒲孔悝爲政簡公不聽宰我而漏其謀是以二君身被放殺而禍及忠臣二子者有事而不與其謀故可



以死可以生去止其義一也晏嬰不死崔慶之難不可謂不義微子去殷之亂可謂不仁乎

大夫曰至美素璞物莫能飾也至賢保真僞文莫能增也故金玉不琢美珠不畫今仲由冉求無檀栢之材隋和之璞而強文之譬若雕朽木而礪鉛刀飾嫫母畫土人也被以五色斐然成章及遭行潦流波則沮矣夫重懷古道枕藉詩書危不能安亂不能治郵里逐鷄雞亦無黨也

文學曰非學無以治身非禮無以輔德和氏之璞天下之美寶也待鑑識之工而後明毛嬙天下之姦人也待香澤脂粉而後容周公天下之至聖人也待賢師學問而後通今齊世庸士之人不好學問專以己之愚而負荷巨任若無楫舳濟江海而遭大風漂沒於百仞之淵東流無崖之川安得沮而止乎

大夫曰性有剛柔形有好惡聖人能因而不能改孔子外變二三子之服而不能革其心故子路解長劍去危冠屈節於夫子之門然攝齊師友行行爾鄙心猶存宰予晝寢欲損三年之喪孔子曰糞

土之墻不可污也若由不得其死然故內無其質而外學其文雖有賢師良友若畫脂鏤冰費日損功故良師不能飾戚施香澤不能化嫫母也

文學曰蒙以不潔鄙夫掩鼻惡人盛飾可以宗祀上帝使二人不涉聖人之門不免爲窮夫安得卿大夫之名故砥所以致於刃學所以盡其才也孔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故事人加則爲宗廟器否則斲養之豐才于越之鋌不礪匹夫賤之工人施巧人主服而朝也夫醜者自以爲姣故不飾愚者自以爲知故不學觀笑在己而不自知不好用人自是之過也

訟賢第二十二

大夫曰剛者折柔者卷故季由以強梁死宰我以柔弱殺使二子不學未必不得其死何者矜己而伐能小知而巨收欲人之從己不能以己之從人莫視而自見莫賈而自貴此其所以身殺死而終菹醢也未見其爲宗廟器觀其爲世戮也當此之時東流亦安之乎

文學曰騏驥之輓鹽車垂頭於太行屠者持刀而睨

之太公之窮困負販於朝歌也蓬頭相聚而笑之當此之時非無遠筋駿才也非文王伯樂莫知之賈也子路宰我生不逢伯樂之舉而遇狂屠故君子傷之若由不得其死然天其視予矣孔父累華督之難不可謂不義仇牧涉宋萬之禍不可謂不賢也

大夫曰今之學者無太公之能騏驥之才有以蜂蠶介毒而自害也東海成顛河東胡建是也二子者以術蒙舉起卒伍爲縣令獨非自是無與合同引之不來推之不往狂狷不遜忮害不恭刻轢公

主侵陵大臣知其不可而強行之欲以干名所由不軌果沒其身未睹功業所至而見兩觀之殃身得重罪不得以壽終徼而以爲知訐而以爲直不孫以爲勇其遭難固亦宜也

文學曰二公懷精白之心行忠正之道直已以事上竭力以徇公奉法推理不避強禦不阿所親不貴妻子之養不顧私家之業然卒不能免於嫉妒之人爲衆枉所排也其所以累不測之刑而功不遂也夫公族不正則法令不行股肱不正則姦邪興起趨奢行

之平原范睢行之穰侯二國治而兩家全故君過而臣正上非而下譏大臣正縣令何肯不反諸已而行非於人執政之大失也夫屈原之沉淵遭子椒之譖也管子得行其道鮑叔之力也今不覩鮑叔之力而見汨羅之禍雖欲以壽終惡其能得乎

遵道第二十三

大夫曰御史御史未應謂丞相史曰文學結髮學語服膺不舍辭若循環轉若陶鈞文繁於春華無効於抱風飾虛言以亂實道古以害今從之則縣

官用廢虛言不可實而行之不從文學以爲非也衆口囂囂不可勝聽諸卿都大府曰久矣通先古明當世今將何從而可矣丞相史進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所由不同俱歸於伯霸而必隨古不革襲故不改是文質不變而椎車尚在也故或作之或述之然後法令調於民而器械便於用也孔對三君殊意晏子相三君異道非苟相反所務之時異也公卿既定大業之路建不竭之本願無顧細故之語牽儒墨論也

文學曰師曠之調五音不失宮商聖王之治世不離仁義故有改制之名無變通之實上自黃帝下及三王莫不明德教謹庠序崇仁義立教化此百世不易之道也殷周因修而昌秦王變法而亾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言法教故沒而存之舉而貫之貫而行之何更爲哉

丞相史曰說西施之美無益於容道堯舜之德無益於治今文學不言所爲治而言以治之無功猶不言耕田之方美富人之困倉也夫欲粟者務時欲治者因世故商君昭然獨見存亾不可與世俗同者爲其沮功而多近也庸人安其故而愚者果所聞故舟車之治使民三年而後安之商君之法立然後民信之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權文學可令扶繩循刻非所與論道術之外也

文學曰君子多聞闕疑述而不作聖達而謀大獻知而事寡是以功成而不隳名立而不頓小人知淺而謀大羸弱而任重故中道而廢蘇秦商鞅是也無先王之法非聖人之道而因於已故亾易曰小人處盛

位雖高必崩不盈其道不恒其德而能以善終身未  
之有也是以初登於天後入於地禹之治水也民知  
其利莫不勸其功商鞅之立法民知其害莫不畏其  
刑故夏后功立而王商鞅法行而亾商鞅有獨智之  
慮世不獨見之證文學不足與權當世亦無負累之  
殃也

論誹第二十四

丞相史曰晏子有言儒者華於言而寡於實繁於  
樂而舒於民久喪以害生厚葬以傷業禮煩而難  
行道迂而難遵稱往古而言訾當世賤所見而貴  
所聞比人本狂以已爲拭此顏異所以誅黜而狄  
山歿於匈奴也處其位而非其朝生乎世而訕其  
上終以被戮而喪其軀此獨誰爲負其累而蒙其  
殃乎

文學曰禮所以防淫樂所以移風禮興樂正則刑罰  
中故隄防成而民無水菑禮義立民無亂患故禮義  
壞隄防決所以治者未之有也孔子曰禮與其奢也  
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故禮之所爲作非以害生傷

業也威儀節文非以亂化傷俗也治國謹其禮危國  
謹其法昔秦以武力吞天下而斯高以妖孽累其禍  
廢古術隳舊禮專任刑法而儒墨旣喪焉塞士之塗  
壅人之口道諛日進而上不聞其過此秦所以失天  
下而殞社稷也故聖人爲政必先誅之爲巧言以輔  
非而傾覆國家也今子安取亾國之語而來乎夫公  
卿處其位不正其道而以意阿色順風疾小人譏譏  
面從以成人之過也故知言之死不忍從苟合之徒  
是以不免於縲紲悲夫

丞相史曰檀柘而有鄉萑葦而有叢言物類之相  
從也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隣故湯興而伊尹至不  
仁者遠矣未有明君在上而亂臣在下也今先帝  
躬行仁聖之道以臨海內招舉俊才賢良之士唯  
仁是用誅逐亂臣不避所親務以求賢而簡退不  
肖猶堯之舉舜禹之族殛鯀放驩兜也而曰苟合  
之徒是則主非而臣阿是也

文學曰臯陶對舜在知人惟帝其難之洪水之菑堯  
獨愁悴而不能治得舜禹而九州寧故雖有堯之明

君而無舜禹之佐則純德不流春秋刺有君而無臣先帝之時良臣未備故邪臣得間堯得舜禹而鯀殛驩兜誅趙簡子得叔向而盛青肩詘語曰未見君子不知僞臣詩云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此之謂也

丞相史曰堯任鯀驩兜得舜禹而放殛之以其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人君用之齊民而顏異濟南亭長也先帝舉而加之高位官至上卿狄山起布衣爲漢議臣處舜禹之位執天下之中不能以治而反坐訕上故驩兜之誅加而刑戮至焉賢者受賞而不肖者被刑固其然也文學何怪焉

文學曰論者相扶以義相喻以道從善不求勝服義不恥窮若相迷以僞相亂以辭相矜於後息期於苟勝非其貴者也夫蘇秦張儀熒惑諸侯傾覆萬乘使人主失其所持非不辯然亂之道也子疾鄙夫之不可與事君患其聽從而無所不至也今子不聽正義以輔卿相又從而順之好須臾之說不計其後君子之爲人吏宜受上戮子姑默矣



孝養第二十五

丞相史曰蓋聞士之居世也衣服足以勝身食飲足以躬親內足以相卹外不求於人故身修然後可以理家家治然後可以治官故飯蕡糲者不可以言孝妻子飢寒者不可以言慈緒業不備者不可以言理居斯世行斯身而有此三累者斯亦足以默矣

文學曰善養者不必芻豢也善供服者不必錦繡也以已之所有盡事其親孝之至也故匹夫勤勞猶足以順禮歡菽飲水足以致其敬孔子曰今之孝者是爲能養不敬何以別乎故上孝養志其次養色其次養體貴其禮不貪其養禮順心和養雖不備可也易曰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也故富貴而無禮不如貧賤之孝悌閨門之內盡孝焉閨門之外盡悌焉朋友之道盡信焉三者孝之至也居家理者非謂積財也事親孝者非謂鮮肴也亦和顏色承意盡禮義而已矣

丞相史曰八十曰耄七十曰耄耄食非肉不飽衣

非帛不煖故孝子日甘毳以養口輕煖以養體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無端綽雖公西赤不能以爲容無肴膳雖閔曾不能以卒養禮無虛加故必有其實然後爲之父子與其禮有餘而養不足寧養有餘而禮不足夫洗爵以盛水升降而進糲禮雖備然非其貴者也

文學曰周襄王之母非無酒肉也衣食非不如曾皙也然而被不孝之名以其不能事其父母也君子重其禮小人貪其養夫嗟來而招之投而與之乞者猶不取也君子苟無其禮雖美不食焉故禮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是饋輕而禮重也

丞相史曰孝莫大以天下一國養次祿養下以力故王公人君上也卿大夫次也夫以家人言之有賢子者當路於世者高堂邃宇安車大馬衣輕暖食甘毳無厭者褐衣皮冠窮居陋巷有旦無暮食薪糲者葷茹臠臘而後見肉審老親之腹非唐園唯菜是盛夫薪糲乞者所不取而子以養親雖欲以禮非其貴也

文學曰無其能而竊其位無其功而有其祿雖有富貴由蹶躄之養也高臺極望食案方丈而不可謂孝老親之腹非盜囊也何故常盛不道之物夫取非有非職財入而患從之身且歿禍殃安得臆臘而食肉曾參閔子無卿相之養而有孝子之名周襄王富有天下而有不能事父母之累故禮菲而養豐非孝也涼困而以養非孝也

丞相史曰上孝養色其次安親其次全身往者陳餘背漢斬於泚水伍被邪逆而夷三族近世主父偃行不軌而誅滅呂步舒弄口而見戮行身不謹誅及無罪之親由此觀之虛禮無益於已也文實配行禮養俱施然後可以言孝孝在於質實不在於飾貌全身在於謹慎不在於馳語也

文學曰言而不誠期而不信臨難不勇事君不忠不孝之大者也孟子曰今之士今之大夫皆罪人也皆逢其意以順其惡今子不忠不信巧言以亂政道諛以求合若此者不容於世春秋曰士守一不移循理不外援其其職而已故惡位而言高者罪也言不及

而言者傲也有詔公卿與斯議而空戰口也

鹽鐵論卷之二

庚午落燈日校